

八

編

類

纂

嚴科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九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秦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
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
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君大克
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恐秦民之死者厚葬傷
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餽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

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累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旣以興師矣、乃使五較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較、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

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于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諫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干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

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傾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

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出兵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

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
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
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
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
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
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
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
之威大邪、臣聞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
復完、歿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歿、不忍爲辱
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陳轅王黃等反、

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爲稀所
註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稀不南據
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
曰常山二十五城稀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
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
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
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上封
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
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稀反邯鄲以
北皆稀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

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曷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購黃、臣等。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渝，匈奴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

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城七日然後得解高帝主廣武救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 吳漢討公孫述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得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

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令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將皆曰諾

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幟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兵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井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

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張繡之追曹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勝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軍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也。詡言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旣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

劉裕在洛陽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
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
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
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垂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
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藉父兄之資修復
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杖易以立功
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非禽
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
是乎嗣曰裕旣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
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非有柔然窺伺

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覩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

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鼎恩報義而乘時微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擷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爲人所吞食耳嗣大說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侵彭沛不時過則引兵隨之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太史令張淵徐辯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魏主詔浩與淵辯論難于前浩詰淵辯曰

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
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
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
猶然其占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
也願陛下勿疑魏主大悅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國方
伺國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疆
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
南寇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
亦不能守也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
以良將精兵數萬尚不能守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

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疆。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
鬪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
制。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
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
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
也。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
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魏主
發平城至漢南，舍輜重，帥輕騎擊柔然。至栗水，柔然
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魏主循栗水西行，分
軍搜討，俘斬甚衆。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

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

果如

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爲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旣而得降人言可汗聞魏兵至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後漢時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以郭威爲四面軍前招慰安撫使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

默思微恩
亦一奇也

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常在麾下。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旣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闘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闘。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候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

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長歿。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乃發諸州民夫。使白文珂等帥之。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鱣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宋理宗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

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紜之說皆不聽

事釋

秦將雷惡地率衆降姚萇。萇拜爲鎮軍府軍。魏弼飛自稱衝天王。率氐胡攻後秦。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叛應之。攻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弼飛。萇曰。登非可猝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弼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三千。弼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臣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

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裨飛等以裒兵少盡衆來攻。裒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裒飛兵擾亂。裒遣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裒飛衆大潰。斬裒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裒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裒命其將當成於營處一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問之。成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裒曰。少來關戰無如此快。以一千六百人破三萬衆。

人料

賊詞

唐德宗以河中爲憂李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
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
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爲帳下所梟矣

元帝時杜弼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
爲憂王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
亂之毒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
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
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
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伯越鵬視於五嶺蠻蜀狼
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小

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日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歛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期、而申侯愬其老、况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牆之內、闕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歿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恩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

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旣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

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禍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虎兕之寇乎當五伯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環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驚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係我而已欲使鑒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生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旂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

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險、不以爲勞、况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啟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旣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旌、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

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民強龍驤虎步以威
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
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
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
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
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溫嶠聞蘇峻之徵也慮
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
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
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
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

卷一百一十五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愬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愬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謹負天地自絕人倫

寇不可殺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淝口即日護軍庾亮
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
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
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岳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
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
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
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徇難哀恨自咎五精
摧殞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
率所統爲士卒先推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
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

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
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
邦之陪隸耻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
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
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陣血橫流慷慨之節實
厲羣后况今居台鼎據方岳外名邦受國恩者哉不
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
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
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
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尅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

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強胡外
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
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
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畧以雪
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惟怯劣忝據一方賴忠
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
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
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
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
率郭後軍趙襲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

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帥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
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夫
忠爲令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
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
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
言于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竝
在路次同赴此會惟湏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
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旧將在于此僕才輕任
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
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

正肝露
金石可開

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竝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士人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于此。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合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成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近日常來者。不可忍見。骨

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卯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帥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於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扶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騎萬餘來攻不下

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礮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舍垂立之功設進退之

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二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

故吏二千石臺郎御使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
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間使宣旨並議不
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
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
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
滕含抱天子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
略一出于嶠。郗鑒聞祖約蘇峻反欲率所領東赴
詔以非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
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
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

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塲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
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
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脇幽主拔本塞源殘害忠
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
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
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
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
旣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
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
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

欲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楊州八部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於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田阿慶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捍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

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任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強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蘇逸等走吳興鑒參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旣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

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言諸道發兵各二
三千人。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
地連接。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皆
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
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
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
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
不與此賊俱生。今請目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
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
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

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
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
無日上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
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
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
遂行以郾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
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
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裴度病瘡臥
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
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

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爲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浦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侯一人。更令修娣部伍。乃

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
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
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
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
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
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
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
昇曰自太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
日反者豈惟秀昇儿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慨然
命善食而械之獻於行在斬之宋仁宗以元昊勢

益倡願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
竦等具一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關奏之帝取
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微律成功非萬全計帝
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
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
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
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
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
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
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思

未能大剋黠虜。若鄜延以牽利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人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蕃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吳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

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
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
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
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分
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韓琦知秦州
王公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詔分領之
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公未愜人望不當與琦
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
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
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

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不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各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

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具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其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即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高宗時扈從統制苗傅劉

正彥劫帝傳位於魏國公粲請隆祐太后臨朝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宜旣而得苗傳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傳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下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上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旨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

寓書於浚，浚以願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其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願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轡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轡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俊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讐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

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關。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傳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未勝。非給傳曰。不若遣之。使迂世忠而撫慰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傳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迂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

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轡往杭，因報書於止
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
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
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
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
忠節度使，而誣俊欲危社稷。青黃州團練副使彬州
安置，浚等皆不受。願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迂之，容
以大計。願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挽，
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
快乎？浚壯其言，旣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傳。

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
擊顧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
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穀並
同簽書院事浚顧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
即尊位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
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帥百官
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
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傳正彥鐵券傳等遂率百官
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
度量如是也傳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呂頤浩

張浚軍次秀州。顧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爲陣，中流植鹿角，以便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非關、傅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顧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

修以屬吏，願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嗟羨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手握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韓世忠言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蒲城之漁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反。

是事人
實

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
詹剽執之獻於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
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
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
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
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
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
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
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
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千人

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曦死
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
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
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畧曰惟
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
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明好義帥
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官門洞開好義大呼而
入巨源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
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左詔皆棄挺而走巨源
持詔乘馬自稱奉使人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郎前

執之。乃中曦頗曦反撲貴於地。好義急呼王煥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木虎高琪奉冊於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冑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詔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冑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

不次推賞書昆旨未達而誅曦露布以聞朝廷大喜曦
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
徙嶺南奪父挺官爵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

詩賦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

經濟編

盜

六曹類

兵曹

盜

百募之戒

可無事亦不

順帝時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象林蠻區憐等
不克爲所攻圍帝召公卿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
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
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
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
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

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
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
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
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
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殍
賈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
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
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
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
將尹就討益州叛羗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

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其住交趾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又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卽拜龔舍爲泰山守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卽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交趾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
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賈琮
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
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
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
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
定百姓以安葦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
見清平吏不敢飯

晉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
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葬喪卿本佳人

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
言歛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
降於侃殺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
長沙湘州悉平

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
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
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
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
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
來共輕貴遊儒木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

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息矣魏主不聽

隋煬帝時所在盜起齊郡王簿孟讓北海郭方豫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澗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歲賊戰望風沮敗惟齊郡丞張須陁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簿大破之簿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兵須陁

帥步騎二萬擊之賊衆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
掩至城下須陁未暇集兵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
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
陁督衆擊之敗走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
去須陁謂官屬曰賊恃其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
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歷城羅士信
年十四從須陁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
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稍承之揭以畧
陳敗徒愕眙莫敢近須陁因引兵奮擊賊衆大潰須
陁嘆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陁先登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陁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

奔還須臾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筭

群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百餘戰未嘗負敗至是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旣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一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卽入擊

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
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爲清
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
才略不及實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
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爲與士達有
隙而叛遣人請降于絢願爲前驅自效絢引兵隨之
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
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
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
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

社稷不亡
建德處

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兵。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郎虞世基皆不以聞。由是盜賊徧海內。楊義臣破降河

國事如此
猛將如雲
何能之有

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嘆曰我初不聞賊煩如此
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
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
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
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
變不爲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故使
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
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
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

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高宗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闕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天后時始安獠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爲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爲吏所侵逼故舉

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

穆宗時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旣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邠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

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
受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
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
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
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
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
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
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
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
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略

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穆宗不能用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
州之地蚊蚋蟻虫之聚感克暨煦濡飲食之惠提重
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
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
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
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黑
貔虎之士畏懦蹙蹙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
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
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

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米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

元君族非
居世召義
也

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
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
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
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

韓愈與鄂州
柳中丞書

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
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
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

送

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警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來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王贊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王仙芝攻蘄州，王鐸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刺史裴渥，渥與仙芝約，歛兵不戰，許爲之奏官。渥乃開城延

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元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遣中使以告身卽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譟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錄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

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恠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爲煩擾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旣知吾有勝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旣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髡盜於市并滅其家於

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
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

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
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
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
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
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
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
術也

太宗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

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
張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
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
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
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
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謀訴者詠灼
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
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
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
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

知用此
一八

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岳飛奉命討楊太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
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
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
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
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
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
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
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
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

制任士安不受王粲命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大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

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悉擊之，賊奔港中，爲伐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並壞。大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前降。衆凡二十餘萬，飛

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元成宗時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

如軍旅不息工役浡興厚歛煩刑皆足致盜中問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繫累暮卽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旣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有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亂定

人代宗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開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

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僕固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

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德宗謂
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卒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
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
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
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
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執
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
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
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號饑
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

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伍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矣由是反反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諸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留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于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

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洎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燧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

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援甲矣。又曰。東城捉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

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叅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

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
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
請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
妻李氏以叔父事晟誠待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
撫畢卽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旣飲彭
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
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
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
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使秀實嚴兵

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
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頤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
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泣於前牙
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
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
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
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
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
均王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其

夕復自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攻建國門均王登樓拒戰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以五百騎屯球場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均王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爲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軍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旣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

宋仁宗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入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宸殿皇后方侍帝聞聲據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

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官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出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鞠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理宗時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

所至劫掠蜀人苦之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
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
玠自若也徐命臺班賞夔退謂之曰儒者乃有此人
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
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
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
以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

元世祖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爲憂
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
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

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旣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旣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反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床坐鐵哥進酒塔不反不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

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
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
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
追執之

奸

晉明帝時鄧鑒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
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
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
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
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
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

此和敦
言

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
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視
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
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
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
「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
遂與帝謀滅敦。

唐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
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
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

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河東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祀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

宋張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九成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

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高宗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

武帝年長老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燕王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兄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怨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正與大中大夫公戶滿。

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曰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

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所敢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